

第629天

□雪樱

这个清明节，是父亲离开我的第629天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，因为自他离开后，我就把每天当成最后一天，觉得每一天都是赚来的，满溢着上天的恩典。

痛，就像深山密林中一条吐着芯子的蟒蛇，总是在不经意间偷袭，咬噬我的心，揪一下、揪一下地疼，却刃不见血。说不出来的痛比痛本身更磨人——那是一种被悬空的感觉，不是整个世界抛弃了我，而是我被伤痛掏空了心。父亲走的时候，没有留下一句话，后来我才慢慢想通，他牵挂着我。因为太多牵挂，所以说不出来。父亲刚走的时候，我一度很想逃离，每天一睁开眼全是关于他的痕迹，后来我才慢慢懂得，我不能走，我要在这里守护某种记忆：他的童年和我的童年，以及他的青春和我的青春。

春天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，是噩梦，也是新生。发病时是春天，病重时是春天，涅槃重生也是在春天。犹记得2002年初春，新华书店在城北建了个仓储式门店，父亲听说那里刚开业，便骑三轮车带我去逛。他下了夜班，特意找人把三轮车的车厢漆成红色。那时候我休学在家，心里苦，又自卑。每天午后太阳正好的时候，我俩准时出现在书店里，偌大的书店几乎看不到人，只有工人推着小推车来来回回的身影。我在文学书架前驻足，父亲似乎故意离我很远，但又从不跑出我的视线，以免我有事找不到他。去的次数多了，我变得爱与外人交往了，尽管吃激素药导致“满月脸”“水牛背”，身体就像发酵起来一样，不成样子，但出门时我不再惧怕那些异样的眼神。有一次逛完书店，他带我去附近小广场看放风筝的。抬头望去，一只色彩斑斓的蜈蚣风筝在空中摇摆，放风筝的老人坐在马扎上静止不动，像一尊弥勒佛。我的右膝不能打弯，一走一拐的，像个笨鸭子。或许是有些累了，我坐在三轮车里，这时那只风筝突然失控坠落，刮到了旁边树的枝桠上。父亲看到这一幕，让我坐稳，立马推着三轮车跑过去，他踩着三轮车帮老人够风筝。风实在太大了，嘶嘶的吼声擦得耳朵生疼，引发某种震动。一次不行，两次失败，父亲放了大汗，索性脱下外套，第三次终于顺利把风筝“摘”了下来。老人不住地说“感谢”，我这才注意到，他的左腿短一截，应是患了腿疾，放风筝是为了锻炼身体。

父亲骨子里的善良与实诚，就是留给我的丰厚遗产。他离开后，说过的话都醒了过来，骨血里的倔强也醒了过来，且得到某种应验。周大新在《安魂》中如是写道：“在世上所有的人际关系中，只有母子、母女关系和父子、父女关系最少受利益驱动，只有这两种关系能经受住利益的多次冲击，是相对纯净的，维系它们主要靠的是人的天性和本能。”我们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，失去本身也是一门功课：人生的上半场用来索取或占有，下半场用来失去或撒手。但是，接纳失去谈何容易？好在有文学、有书海、有花香、有鸟鸣，慢慢平复我的心绪，从而让我认识到，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，活在当下的每一天，都是练习死亡。然而，只有当死亡坐在对面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品尝到生命的滋味。

今年第一场春雨如约而至，敲敲打打的声响搅乱了我的心，六神无主地忙乱。体内也在下着一场更大的雨，把思念从眼睛里逼了出来，化作点点泪花。那个午后，我就这样枕着雨声睡着了，被手机的铃声叫醒，原来是医保部门的电话。这个电话等了太久了，我已然抛在脑后。小姑娘说话伶俐，一通解释。我看到的希望又破灭了，其实也是意料之中。也许是听出我的沮丧，她说：“你的书我看过了，很喜欢，要继续写呀，我们都等着看！”我又惊又喜，不知所措。如果父亲还活着，他能听到该多好啊。转而想想，生死界河并非遥不可及，他说不定听到了，正在冲着我笑呢！二十三年来，身体的疼痛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少，反而还在增加，彻夜难眠时有之，痛不欲生时有之，无奈无助时有之，我唯一的坚守就是为了父母。诗人路也在父亲四年祭中写道：“我在他没有的人世间活了四年，继承他的储蓄和残疾/偏安汉语边陲/心在城北，身在城南/天天给他写信，从未得到过回音/地球绕太阳转了整整四圈/四次掠过天堂边缘，那里临近人世的屋顶吧/每当昂首，总听到一片云对我说：/我在天堂等你。”离散是为了更好的团聚，有一天我们终会相遇。

清明是节气，也是人格。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，爷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天晌午时分，父亲拎着保温桶，拖拉着左腿进了家门，他的脸色蜡黄，眼睛凹陷，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，动弹不得，好像使出全身力气才吐出一句话：“你爷爷……走了，没想到……那么快。”我傻愣住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很想死死抓住什么，却什么也没抓住。爷爷出殡的那天正是清明节，气温出奇地高，穿衬衣都觉得热，大风跺着脚震天响，仿佛要把人世间的苦与痛粉碎个干净。

如今，父亲和爷爷在天国里相见，他们又能喝酒叙旧了，一个劝另一个少喝点儿，一个说另一个倔脾气。隔着时间的沉默，他们爷儿俩谁也不服谁，就这样让人笑出眼泪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

城里季节已变换

□李晓

这是春天晚上传来的第一声雷，轰隆隆滚过堆积的云层。雷声过后，雨几乎缠缠绵绵下了一夜。早晨，妈妈给我打电话。她说，雨下了一夜，你爸爸冷不冷？你陪我去看看爸爸。

爸爸已不会再坐在家里那把塌陷的老藤椅上笑眯眯地等着我们了。去年秋天，爸爸的眼睛化作了天上的星星，我在大地上的一举一动，还在爸爸的凝望里。

妈妈一寸一寸抚摸着冰凉的墓碑，似乎要把掌中的温度传递给墓碑下面长眠的爸爸。墓碑上镶嵌着爸爸的彩色照片，那是他五十多岁时的照片，头发已花白，笑容中有淡淡的忧郁。爸爸一直是一个忧郁的人，忧郁于他是一层霜色的浸染。墓碑旁有一株桃树，桃花在风中开放。妈妈说，爸爸还在桃花中望着她。

78岁那年，一场大病让爸爸在医院住了半年时间。那一年，我以为他挺不过死神强设的关口了，就偷偷去买了一处墓地。墓地四周树木葱郁、空气湿润，感觉有一股一股的湿气在弥漫、蒸腾。这是一处灵魂的栖息地。但爸爸顽强地挺过去了。从医院回家那天，爸爸颤抖着打开房门的锁，双手张开扑向墙壁做拥抱状，老房子里的坛坛罐罐、沙发柜子、床铺窗帘、牙膏牙刷，一切都是熟悉的气味，贯穿肺腑。他对妈妈挥挥手说，快点、快点，给我煮一碗泡椒面。妈妈从泡菜坛子里捞出泡海椒、泡姜，剁成碎末，给他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面。一碗家里的面条，让爸爸又满血复活了。

80岁过后，他在疾病发

作之中又陆陆续续住了几次医院。在医院里，爸爸明显感觉到了死亡带来的威胁。常常是同病室病友前一天还被病痛折磨得嚷嚷着要出院回家，或是艰难地吞咽着食物，隔夜就被裹上白布单送到了太平间。在医院里，爸爸一个劲儿地喊冷，妈妈又给他添了一床被子，但他的腿一直在微微地抖动，传递出他内心的恐惧。

在家里，爸爸不允许妈妈和他探讨死亡的话题。有一天妈妈说，同一栋楼里的周老头，头天晚上还喝了一小杯酒，第二天上午就突发心梗栽倒在客厅地板上咽气了。痛风严重的爸爸扶着墙起身，挥舞着手对妈妈大发脾气。后来妈妈明白了，爸爸害怕死亡这个话题，他在小心翼翼地逃避。

在世上，爸爸还有那么多牵挂。他想看到孙子结婚，他要当曾祖父，一家人四世同堂。他还想陪妈妈去一趟北京。爸爸82岁那年，妈妈在电视里看到巍峨的长城，说想亲眼去看看，爸爸说，这不是问题，我陪你去。爸爸还有几位老同事，好多次相约见一见，却因为分散在全国各地不好集合，每当听说哪位老同事告别尘世，爸爸都会难受地摸着起伏的胸膛，喃喃回忆着过去岁月里的点点滴滴。这座城市一天一天在拔节生长，爸爸还想看到更多大楼挺立在天际线下，想去更多的公园呼吸草木鲜花的气息，还想把老家的老乡们组织起来，一月一次聚会。

更重要的是，爸爸不想离开妈妈的陪伴。每次翻看妈妈年轻时的照片，眼角下

垂的爸爸都会沉入光阴的深水里。他对我说，你妈妈年轻时可是村子里的美人啊。即使年老的妈妈皮肤松弛、皱纹隆起，爸爸还是在心里爱着她。妈妈每一次出门回家，一打开房门，原本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觉的爸爸，总是立刻起身睁大眼睛望着她。在这睡意昏沉、炉火旁打盹儿的季节，在这身体衰老、愁苦相随的风霜年月，爸爸对妈妈的感情，还隐没在繁星之间闪烁。

去年秋天的那个中午，爸爸突发脑梗，在医院昏迷半个月后，合上了在人世间的眼帘。还有一个星期，爸爸就要迎来84岁的生日。妈妈去医院见他最后一面，心有灵犀的爸爸突然睁开眼睛，朝妈妈浅浅一笑。

爸爸走后的日子，妈妈总觉得骨头里发冷，心里似乎有个窟窿无法填补。她半夜之中常常惊醒，空荡荡的屋子里似乎有风来来回回地吹，那把老藤椅突然吱呀一声。这其实都是她的幻觉。

春日里暖风阵阵，我陪妈妈在阳台上望云，云的形状如骆驼在空中缓缓行走。妈妈怔怔地望云，说：要是你爸爸还在，我会陪他出去走走。楼下的牟老头喜欢放风筝，春风里，爸爸眯缝着眼睛望着空中的风筝飘带，喜欢同牟老头随便聊上几句。而今，牟老头已去了北京，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。

城里季节已变换，变换更多的是妈妈的心。妈妈的心，在季节变换里缩紧了，又镂空了。我能做的，就是帮妈妈把她余生的日子，用陪伴、相随缝缝补补，填充起来。

想起祖母

□高绪丽

想起祖母，便想起老房子；想起祖母，也就想起老房子里那些几十年不变的摆设。祖母很爱干净，可是她晚年的時候，旧家具上面堆积的厚厚灰尘，已经无法掩藏时间的叠加。我去看望祖母，她招呼我：“快到炕上坐下，你这是休班吗？”我一边应着，一边把手提的礼盒放到炕上。祖母有些不高兴了，拉着我的手，数落我：“下次可不要拿东西了。岁数大了，没什么太想吃了，多留些给孩子。”

我坐在炕沿，侧着身子问祖母：“给我讲讲您小时候的故事吧！”祖母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外面的春光透过窗户玻璃照在她脸上，她把眼睛眯成一条线，说：“那时，我们姐弟三人跟着妈妈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哪儿还有什么故事可讲？”同样的情景、同样的问话，在我们祖孙中间上演了多遍，可是，对于那个年代，她到底经历了多少，祖母始终不愿多谈。后来我了解到她父亲的一些革命事迹，了解到她父亲因为身份问题多次入狱，我向她打听那段日子的事情，祖母用一句“那时候，我们都不容易”做了总结，不肯再谈。

或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，九十多岁的祖母不愿意谈过去，却喜欢谈最近。我坐

在门前的杏树下乘凉，祖母背着手，溜达着来到我跟前。我问祖母：“去三叔和四叔那里住得好吗？”祖母笑眯眯地念叨着：“你四叔呀，喜欢鸡蛋米饭一起焖。焖好的米饭上面那个鸡蛋还带着壳，我没法下口啊！”我笑了，缠着问：“然后呢？”祖母被我的笑感染了，说：“你四叔说，怕我嫌弃，他把沾着鸡蛋那块的米饭扒拉到他自己的碗里吃了，我吃下面的米饭。”我笑啊笑，想想五十多岁的四叔跟九十五岁的祖母一起吃米饭的情景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现在再想想，那个场景、那份温馨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。

后来，我问四叔，是否还记得同祖母一起吃鸡蛋焖米饭的情景。四叔想了想，觉得这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，但他跟我讲了一段让他记忆颇深的故事。他小时候，家里成分不好，全家人生活得小心翼翼，四叔经常被同龄人欺负。他年岁小，不懂得收敛脾性，常常同打人的人扭打在一起。祖母知道了，常常带着四叔去向对方道歉，她苦口婆心地劝四叔：“人活着要与人为善。打人的人是心里有怨气，咱惹不起，可躲得起。”都说“半大小子吃死老子”，那时家里兄弟四个，都是能吃的年纪，祖母怕他们

吃不饱，用野菜和着棒子面捏成窝头给家里的男人和孩子们吃，她自己却常常拿清水煮野菜填饱肚子。四叔讲这些时，我看到他的眼里明显有泪光在闪。

祖父去得早。这些年，天冷的时候，姑姑把祖母接到城里过冬，余下的时候，祖母一直在老房子里独居。闲着没事时，她有时去村里人家串门，有时沿着村里的小巷闲逛。祖母九十多岁时，眼神明显不如以往。我开车回去，在路上遇见祖母，停车跟她打招呼。后来她说，我上车离开好长时间，她也想不起我是谁。还有几次，我跟她聊了半天，她还是能叫出我的名字。我才意识到，祖母一下子衰老了。我再跟她聊“在四叔那儿住得好吗”，祖母已经不记得米饭和鸡蛋一起焖的故事了。

2020年1月4日，活了近一个世纪的祖母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人世。祖母晚年时，我去看她，经常看到她戴着老花镜，在窗边举着大张报纸读报。我以前发表的文章，祖母常常要了去读，读了一遍又一遍。祖母在世时，我还想过，要把祖母的经历编成一本书，让她跟着一起高兴。遗憾的是如今只能把属于祖母的这本书放进我自个儿的心里，独自慢慢翻阅。